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馮 磊

與牆有關

1

曾在安史之亂中立下大功的名將郭子儀，一度權傾朝野。他屢受恩寵，被封為汾陽王；他的兒子則娶了皇帝的女兒，成為駙馬。小兩口結婚以後，也曾慪氣吵嘴。面對金枝玉葉，郭家兒子大剌剌地說：「我爸如果想做皇帝的話，你爹的江山……」公主一氣之下回家哭訴，皇帝聽了，也只能點頭嘆息，承認李家那小子說得沒錯。

唐人筆記《封氏聞見記》裡有一則故事，講的是郭家蓋房子的事情。有一天，郭子儀外出辦事，見到門口正在築牆的工匠，於是順口說了一句話：「好築此牆，勿令不牢」。

讓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正在夯牆的工匠聽了這句話反而停下來了。他把手頭的木鄉頭丟在地上，不緊不慢地說：「數十年來，只見人自改換，牆皆見在。」

郭子儀聽了，臉色慘然，隨後堅決辭職。

——世間沒有不變的恩寵，貪婪是保持安穩的大敵。小說《紅樓夢》裡，鐵檻寺的門廊上有副對聯寫得很好：「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。」很多事，總要經歷了才明白；很多路，總要走到盡頭的時候才想到原路返回。

郭子儀是個聰明人。築牆工匠的那句話，說到了他的心裡去。身處高位的他，馬上想到了自保。

——華美的別墅與四溢的諛詞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個人能否保持內心的清醒。

一千多年過去了，郭家的美宅大院和無上榮光早已灰飛煙滅。但是，當年那個築牆人的一句話，卻已經流傳千年。

牆，也是一面鏡子。在故紙堆裡，它就那麼高高地矗立着，成為品人鑒世的一種高度。

2

多年以後，在寂靜的暗夜，當大先生回想起自己早年的生活，他嘆了口氣。然後，埋首寫下一篇關於閏土的文字。

「閏土」是個紹興鄉間的苦孩子，名叫章運水。章運水出生的時候，因為命中缺水，所以取名「運水」。運水的家距離紹興有60里路，靠近曹娥江邊。他的父親章福慶，魯迅稱之為「慶叔」，是周家的「忙月」。

章家世代是佃農，靠租種別人手中的幾畝地過活。農閒時節，心靈手巧的慶叔會到周家打打工，有時候也會做一些竹活。

少年時代的運水聰明伶俐。1893年，因為祭祀的需要，運水到周家幫忙，很快就成了魯迅的玩伴和好友。

關於運水，魯迅的內心深處一直有一份細膩的情感。運水在周家幫忙的時候，把海邊的生活瑣碎都說給周家少爺聽，且事無鉅細。在魯迅眼裡，運水是一個幾乎無所不能的夥伴。

魯迅的人生道路是曲折的，在紹興鄉下海邊生活的農民章運水人生也不平淡。他們中的一個，先是留學日本，然後回國做公務員、到大學教書，再後來成為舉世聞名的作家；另外一個，則因襲父輩的生活軌跡，生了一大群孩子，非常貧苦。

二十多年後，兩個童年的玩伴終於見面了。只是，他們都已人近中年。運水來的時候，手裡捏着柄長煙桿，在破敗的周家大院，他見到了周大先生，然後謹慎地叫了一聲「老爺」。

這句話，在周和章之間形成了一堵高牆。不，如果說他們之間有堵牆的話，那麼那堵牆早就已經存在了。像所有人一樣，大家少年時都光着屁股玩耍，但是人到中年，扮演的角色不同，等級差距拉大，一切都改變了。

魯迅痛恨這堵牆。不僅魯迅，我們很多人在內心深處都痛恨這堵牆。但是，大家卻沒有辦法拆掉它。魯迅曾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徹底推倒這堵牆，但是，他們那代人最終還是失敗了。也有人試圖用其他的手段去拆除這堵牆，比如印度的德雷莎修女，比如《悲慘世界》裡冉阿讓偷東西時遇到的神父，但效果究竟如何，其實是大可懷疑的。

大先生說，在有牆的地方，他看見了「高高的四角的天空」。

天空都是有角有邊的，這推不倒的牆啊……

3

1961年8月13日，星期天。從午夜開始，東柏林的邊界就被軍警徹底封鎖了。所有的燈光瞬間熄滅，數萬名東德士兵連夜築起了一條長達一百五十六公里的牆。築這堵牆，只用了六個小時。但是推倒這堵牆，卻用了二十八年之久。

1962年8月17日，十八歲的彼得．費察在試圖翻越這堵牆時被槍殺。他，是第一個因為翻牆而被殺的人。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間，成千上萬的人試圖翻越這堵牆。據統計，二十八年裡，成功逃入西柏林的達到5043人，有3221人被逮捕，260人受傷，死難者239人。

這堵牆後來被推倒了。在柏林，人們還為被槍殺者立了一個紀念碑，以此紀念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。

被推倒的牆有一部分成了商品。2009年，來自媒體的報道稱，一位叫做弗爾克爾．帕夫洛夫斯基的中年男子突發奇想，他花費資金購買了大約300米長的牆體，然後將其進行藝術切割，做成了明信片、鑰匙鏈一類的紀念品，並因此發了一筆小財。——鑄劍為犁，槍炮變玫瑰，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。

■牆 網上圖片

德國人並沒有把所有的牆都變成紀念品，也沒有將所有牆體都推倒。有人到柏林去，在波茨坦廣場見到了一段長約百米的殘牆。這段牆，是當年那堵牆的一部分。

柏林人為什麼要留下這段牆？他們的目的，是否在提醒後人，不要重演當年的悲劇？作為局外人，我們多說無益。

有旅行家說，那段殘牆是不能摸的。因為上面沾滿了高低不平的、顏色各異的、重重疊疊的口香糖。多少年來，來來往往的遊客們，都習慣於朝着那堵牆吐上一口。

留給它的，是一些被唾棄的、被反覆咀嚼過的膠狀體。

4

2012年11月7日，《安徽商報》刊登了一則消息。消息稱，家住蚌埠市二庫小區的退休職工朱師傅擺了個菜攤，菜攤上擺滿了蘿蔔、菠菜等蔬菜。在旁邊的單人床上，朱師傅擺了塊木板，上面寫着一行字：「自選自稱自結算」。木板的旁邊，放了一個鐵盒子，上有「投幣口」三個字。

到朱師傅這裡來買菜的人，都自己選擇蔬菜，自己用電子秤稱重量，然後自己結賬。至於菜錢，都是主動投到那個鐵盒子裡的。

——這樣的經營模式，能夠維持多久？

記者寫道，「朱師傅開始也有這樣的擔心，幾天後，他發現沒有人不付錢，有幾次突然下雨，朱師傅又不在，周圍的鄰居主動用塑料布將這些菜蓋上。 現在朱師傅的攤子生意非常好，很多路過此處的市民也會隨手買點菜回去。」

朱師傅的開放式經營，其實也是一道測驗題。他的成功，讓人不禁感慨：拆掉心與心之間的那堵牆，我們其實可以創造更為美好的境界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輝

紅塵與細菌

連日大雨，可是雨水再多，都好像洗不淨空氣裡凝滯的塵埃，黃昏時乘車經過海旁，看見天邊染了大片胭脂紅，海港濃稠的煙霞也給染紅了，乍看煞是壯麗，可多看一會便覺翳膩，心裡納悶得發毛，忽爾心生一念——唔，對了，這叫做紅塵。

孟浩然詩說：「珠彈繁華子，金羈遊俠人。酒酣白日暮，走馬入紅塵。」詩題是《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》，這洛陽道，就是南朝徐陵的《洛陽道》：「綠柳三春暗，紅塵百戲多。」這滾滾紅塵，是肉眼所見的塵埃，也是繁鬧的塵世。

洛陽道上紅塵萬丈，長安道上亦如是，盧照鄰《長安古意》說：「弱柳青槐拂地垂，佳氣紅塵暗天起。」這「塵」，在佛家眼中是一個時間單位——《楞嚴經》說：「儒為世，佛為劫，道為塵；三十年為一世，五百年為一劫，千年為一塵。」歷兩劫方得一塵，原來已是人間十世紀了。

塵是時間單位，那麼，用現代語言來說，紅塵也許就是在顯微鏡下色彩斑斕的細菌了，德國人艾倫伯格（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）提出細菌學說，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，原意是「小棍子」，那是比喻，是名稱的假借；羅馬尼亞詩人索雷斯庫（Marin Sorescu）索性以細菌喻詩：「你內心必須具有某種使你難以入睡的東西，某種類似於細菌的東西。倘若真有所謂志向的話，那便是細菌的志向。」

索雷斯庫有一首詩，正好題為《細菌》：「你猶如美麗的細菌，走進／ 我今天的靈感，／ 我感到幸福，／ 因為我喜歡你周身／ 溫柔的氣息。」「此刻，你將為我從容地／ 在宇宙旅行，／ 每天都會寄給我／ 一份心情，／ 用來代替情書。」「 我想，有時，我也會憂傷，／ 彷彿一頭被蝴蝶毒害的大象／ 那時，我會把你趕走，／ 可又不知你在哪裡：／ 你一會兒在手中，／ 一會兒在眼睛裡，或額頭上，／ 一會兒又在思想裡。」

他又有一首詩叫做《毒藥》：「青草、山巒、河流和天空／ 紛紛走進我的血液，／ 此刻，我正等待着它們／ 藥性發作。」「由於青草，／ 我覺得全身開始蔥蘢。」「由於山巒，／ 我的心充滿了深淵／ 和霧靄。」「由於河流，／ 我的雙足磨圓了／ 路上的每一顆石子，／ 依然在打聽大海的下落。」「我感到／ 自己彷彿變得蔚藍，變得無邊無際，／ 眼睛和指尖上／ 棲息着無數星星。」

《細菌》與《毒藥》都是假借的詩，就像辛波絲嘉（Wisława Szymborska）那樣，假借日常生活的物品來抒情說理——為一物命名，而名字卻屬於他物，那大概就是亞里斯多德在《詩學》所說的「隱喻」了。

索雷斯庫又有一首詩叫做《直角尺》：「數學上用的直角尺／ 愈來愈成為／ 一件文學工具。／ 用它你可以流暢地／ 閱讀許多作品。」「將它端正地放在／ 第一頁上，／ 你只需閱讀那些／ 逃脫木尺限定的文字。」「被縮減的詞語／ 像一些青蛙／ 迅疾膨脹，／ 吮吸着隱藏的意義。」直角尺「還適用於日常生活／ 在它的衡量下／ 聲音、形象、心靈／ 都大得有點誇張」，「假如你胸前沒掛把直角尺，／ 可千萬別冒險／ 去談什麼戀愛」，「同樣，晚上睡覺前，／ 為了那金子般的美夢／ 你得在床頭放上一把直角尺」。

■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試筆

■文：楊 文（中學生）

走在鄉間的小路上

大平原上，黃河水嘩嘩地奔着東邊去了，田裡長着一株株綠油油的玉米，間或冒出一片片瓜田或菜地，莊稼生長時特有的香氣撲鼻而來。十三歲的我帶着六歲的表侄女妞妞，蹦跳在田間小路上，兩雙光腳把肥沃的土地踩了一個又一個坑。

妞妞不時從地上拔起漂亮的野花插在頭髮裡，我就編了個柳條帽，往頭上一套，夏天炎熱的陽光就曬不到臉啦。我們兩個嘻嘻哈哈邊走邊鬧騰，拽一個紅番茄，拉一個黃瓜，找一個水龍頭嘩啦一沖，「哢嚓」咬一口，彷彿一隻兔子。

妞妞突發奇想，指着土路一側的玉米地說：「小姨，這是我家，那是你家，我們都是小兔子，好不好？」

我答應了，蹦到地裡，扮演兔子。我坐在泥土上，有玉米棵子擋着毒花花的太陽，頓時舒服了許多，眼皮也漸漸沉了，很快就在聒噪的蟬聲中睡着了。

妞妞把我拉起來。我陪她玩了一會兒「小白兔過家家」，實在困了，靈機一動，說：「天黑啦，小兔子該睡覺啦！」

妞妞果然回到她的「家」裡去，躺下來「睡覺」。我還沒走到我的窩裡，她就跳起來大叫：「天亮啦！該起床啦！」媽呀，我沒轍了，聽她的吧。

就這樣，我們一直玩到傍晚。酡紅的夕陽微醉地放着光，瞇着眼打量着世間萬物，包括一大一小兩隻冒牌貨「兔子」。微風吹過，玉米地泛起小小的波瀾，我們該回家了。我給妞妞拍掉她身上的泥土：「瞧你弄成這樣！」

我們踏上了歸途。暑熱已退去，清風習習，拂得一大一小兩顆心舒舒服服的；土地涼涼，撫得一大一小兩雙光腳輕輕鬆鬆的。各種鳥雀排列在電線上，嘰嘰喳喳地拉着家常，種地的農人蹬着自行車或三輪車往家趕，只為細細品嚐家的味道。一個老農牽着一頭老牛，牛晃一下腦袋，它脖子上的鈴鐺就脆脆地響上一聲。植物的清香和村裡飄來的熱饅頭味兒，鑽進了人們的鼻孔，撩撥着人們的心弦。

這一切真像一首優美的田園詩，詩人用歲月的筆蘸着生命的墨汁，在鄉間的小路上，書寫醇厚的詩句。

■鄉間小路。 網上圖片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陸 蘇

種棵花樹

蝴蝶很忙
小風也忙

多少春日靜好
合着花香醃入罈罈罐罐

這樣的午後
很想種一棵開得正好的花樹
在你可能經過的路邊

■種棵花樹。作者提供圖片

斷 章

■文：王江鵬

夏末 最後一蓮芙蓉開謝時
晚秋 最後一片紅葉飄零時
黃昏已然掩映在
這寂寞城市的雲端

別離的詞章還未填好
天真的我們卻已一天天變老
曾經的年少闌珊的夢
晚風吹皺
遍地嫣然
只道一聲珍重
從此便零落了天涯

手寫板

■文：汪 燕

我的爺爺奶奶

自從爺爺奶奶1987年雙雙落葬到金山楓涇公墓，清明掃墓成為我們全家每年一次的活動項目。掃墓團從一開始我父母和我們姐弟三人，逐漸發展到我老公、弟媳，再到我女兒、侄子。出席人數之齊全，比除夕團聚還要有保證。每年這一天，父親總是西裝革履，說是見父母一定要穿戴整齊。

爺爺叫汪永昌，1976年故世的，享年72歲。

爺爺的祖籍是安徽省徽州，早年他的祖輩到金山朱涇鎮安家落戶做茶葉生意。因家譜在文革中被我奶奶燒燬，具體的遷徙年代我們已經不知道了。據說，我爺爺的爺爺的祖墳已經在金山了。

爺爺家以前是有點小錢的，在朱涇鎮最熱鬧的地段楊家橋有很大的房子，沿街朝北兩層樓開着店舖，往裡走是一個天井，天井兩旁也是兩層的東西廂房，再往裡是內廂房，推開內廂房的南窗，窗下就是貫穿朱涇鎮東西的小河，從後門拾級而下到河邊，每天的漱洗飲用以及刷衣洗菜全靠這條「母親河」。

江南小鎮的傳統格局，如今完整留下來的也就是周莊、烏鎮、西塘等少數幾個了。

爺爺家開小飯館，僱傭的兩個夥計是親戚，解放後家庭成分沒有被劃成資本家，而是「小商」。我們有幸還算是勞動人民後代，在「運動」年代，生活因此沒受到大影響。

小鎮規劃拆遷，一共拆遷了兩次，每次搬遷都縮水一些面積，最後的那套房子，沿街兩層樓後面帶一個天井，底樓是餐廳加奶奶的臥室，二樓是父母和我們姐弟三人的寢室。天井裡搭了一個小廚房，天井的牆面爬滿了爬山虎。這就是我從出生到上大學前生活了18年的小窩。

開過飯店的爺爺燒得一手好菜，小時候家裡經濟很拮据，爺爺卻能把普通的食物做的有滋有味。最讓我懷念的是土豆紅燒肉，那種濃油赤醬的香甜味道，可讓我多吃一倍的米飯，這就是我為什麼特別喜歡吃紅燒食品的根源吧。

爺爺除了會燒菜，還會吹嗩吶，他年輕時除了經營飯店，還經常出門做「吹打大夫」（做紅白喜事的時候吹嗩吶的人），也算是個民間藝人。按照現在的話說來，他還兼職撈外快。我父親和我們姐弟三人的一點音樂細胞一定是從爺爺那裡遺傳來的。可惜，「吹打大夫」在文革時期是屬於被批判的四舊。我小時候只見到那隻破舊的嗩吶，從來沒聽爺爺吹過它，居委會就在我家後院，他可能怕被居委幹部聽到，我們好幾次央求他吹一下，他都呵呵一笑不理會。

爺爺個頭不高，走路有點外八字，但長相英俊，五官端正，鼻樑挺直，屬於南方男人俊美儒雅的類型。後來我多次去徽州汪村，也就是如今著名的徽州民居宏村，尋找祖先的痕跡，發現那裡汪姓男子長相很多和我爺爺爸爸屬於同一類型，我認定那就是我祖先的家園。

爺爺是個好脾氣，我的記憶裡沒有他發怒的形象。我們惹他的時候，他最經典的動作是揚起右手做一個打的動作，嘴裡說一句「小鬼頭」，臉上卻帶着笑意。他是一個默默地做事說話不多的慈祥老人，好吃的總是留給我們。每年吃蟹季節，他在飯前仔仔細細地把蟹肉幫我和弟弟剔好，用調料拌勻，然後他自己把剩下的蟹殼嘬嘬乾淨，說蟹最好吃的是殼。

奶奶張秋寶，1986年過世的，享年80歲。

奶奶是本地人，是我爺爺的童養媳，13歲就來到我爺爺家，在小飯店裡做小工，成婚前和小丫頭的身份差不多。奶奶不怎麼會做菜，卻包一手好粽子、好湯圓，這都是當年打下手的成績。

奶奶長得比較高大，圓盤臉大眼睛大鼻子，少了江南女子的清秀，倒有幾分山東大媽的氣派。奶奶很大氣，脾氣性格也大大咧咧的。她是一個比較懂得享受的人，不像爺爺那樣精打細算克己內秀。我們從小比別家的孩子更多地吃到小鎮上的各種美味小食，是因為我奶奶好美食的緣故。

父親在我們小的時候一直在外地工作，母親是鄉村小學教師，每天早出晚歸，我們和爺爺奶奶的相處時間是最長的，我們三個小孩也是他們一手帶大的。

如果真有命相之說，我爺爺算是福淺之人。他過世的時候我才12歲，他在我們需要照顧的時候，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，而當我們還沒長大到可以孝敬他的時候，他卻患病早早離開了我們。奶奶在她人生最後的十年中，我們逐漸長大，父親也從外地調回了老家，我們在她膝前也盡到了兒孫的孝心，她還見到了孫媳孫婿的面，無疾而終，走的很安詳。

爺爺奶奶的墓地已經舊了，和公墓的「新區」相比顯得寒酸了。於是和父母弟弟商量，準備給爺爺奶奶重新翻修一下墓地，明年就能看到掛着爺爺奶奶慈祥照片的新墓碑了。